

外国通俗小说丛书

失踪的

金发女郎

(美) 詹姆斯·海德里 著

贾鹏

孙浪译





2 031 4663 9

9
外国通俗小说丛书



失踪的金发女郎

(美) 詹姆斯·海德里 著 贾鹏 孙浪 译

JAMS HADLEY CHASE
Le Requiem des blondes

根据Gallimard法语本1969年版本译出

失踪的金发女郎

[美]詹姆斯·海德里 著

贾鹏孙浪 译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283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宿县地区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5.375 插页: 2 字数: 120,000

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50,000

ISBN7-5396-0076-4/1·76 定价: 1.50元

目 次

第一章.....	1
第二章.....	20
第三章.....	40
第四章.....	58
第五章.....	76
第六章.....	97
第七章.....	122
第八章.....	145

第一章

一到康维尔市，我便对它作出了评价，巴加大街房屋的窗子很矮，从里面散发出一种难闻的腐臭味。远处，高耸的烟囱吐出一道道黑烟，悠长悠长的，污浊的烟雾笼罩着一切。

人行道脏极了，到处扔有油渍腻腻的废纸，挤满了人，人们一伙伙地聚集在街头，有的读报，有的伸出脖子越过他人的肩膀往前瞧，女人们匆匆忙忙，惊慌不安。小店里空空如也，酒店老板们一个个站在门口，康维尔有一种愤怒和控制不住的紧张气氛，象根绷紧的弹簧，一触即发。

我在一家药店门口停了下来，给刘易斯·沃尔夫通了个电话，告诉他我已经到了。

“好的，立刻到我这儿来。”

一小伙游手好闲的人围住我的车子，当时我一点也没在意。当我要穿过人群去开车时，听到有人说：“就是他，纽约来的侦探……”

他们中的一个人喉头特大，叫道：

“假如你还听得进劝告的话，最好离开这里。”

别的人开始不干不净地嘀咕着，向我靠近，似乎对我不怀好意。

我迅速打开车门，钻了进去。

那个大喉头的家伙把那满是胡须的下巴伸进我的车窗。

“快滚！越快越好，”他用沙哑的喉音说。“我们这儿不喜欢象你这样的家伙。”

这倒霉的事真叫我恼火，但我上这儿来不是为了和这帮流氓吵架的。

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沃尔夫的宅邸，在入口处按了一下电铃。

给我开门的那个佣人大约有五十来岁，目光尖利，动作敏捷。他立刻把我领到沃尔夫的办公室。

他已坐在窗边等我，这个人又高又大，脑袋圆滚滚的，略微有点卷的头发已经白了。他无神的目光静静地注视着我。

“是我在五分钟前打的电话，”我说。“我是从国际调查局纽约分署来的。”

“这你已经说过了，”沃尔夫不耐烦地打断我。“有什么可以作证的吗？”

我把身份证递给了他。身份证是我的上司福斯伯格上校特意给我弄到的，为了对付象沃尔夫这样疑心极重而又好发脾气的人。

沃尔夫把我的身份证翻来复去看了好长时间，好象让我多等一会儿他也快活似的。

“好，行啦，”他最后咕哝了一声，把身份证还给了我。“你知道为什么要你来这儿吗？”

我回答说不知道。

他神经质地玩弄着他的金表链，接着示意我坐下。

“你看那儿！”他突然吼道。手指着窗外的什么东西。我俯身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。远处高耸着一排烟囱。

“它们过去都是属于我的。”

由于不知道是安慰他好还是祝贺他好，我谨慎地拿定主

意，什么也不说。

“二十年来，我一直经营这家工厂，它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。然而上个月我却失去了它。”

随着他的话语，他的肥胖的脸变得越来越沮丧。

“很明显，象你这样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。”他不耐烦地说，两只无神的小眼睛奇怪地掠过一道亮光。

“二十年来，我每天都要在那里干上十二小时，可现在却失去它……”

我彬彬有礼地点点头。

他在靠椅扶手上猛击一拳。

“离开这工厂已经有三天了，我简直成了个疯子。我怎么也不能忘掉……。你现在明白我要你做什么了吧？”

他向我这边挪了挪身子，激动得满脸通红。

“为了使这座工厂重新回到我的手里，我要在这该死的城市里参加市长竞选。另外还有两个候选人，”他的语气充满了仇恨。“选举在一个月后就要开始，所以你还有三个星期的时间找回那几个失踪的姑娘。”

“什么姑娘？”

他不耐烦地挥了挥手。

“我想不起她们的姓名了，详细情况我的秘书会告诉你的，有三个姑娘失踪了。埃斯林格和麦思准备利用此事来谋得选票。你现在知道这帮家伙是怎样的吧？但这毕竟是张可以打出的王牌。你的任务是要赶在麦思和埃斯林格前找到那几个该死的姑娘。至于金钱嘛，我没有和福斯伯格斤斤计较。但你倘若办不成，我建议你还是去死得啦。”

我完全被他弄糊涂了，但我知道从沃尔夫这种人那里是打听不到详情的。

“我最好还是和你的秘书谈谈。”我边说边站了起来。

“她会告诉你所要知道的一切，”他说着吃力地低下又大又圆的头。“切切记住一条，我要成为这个城市的市长。我想要某种东西，就一定会得到它。”

他按了一下电铃，很快，走进来一个大约十九、二十岁的姑娘。她个头很小，脸色苍白、局促不安，戴了一副眼镜，好象有点营养不良。

“他是侦探，”沃尔夫嚷道。“把他领到你那儿去，告诉他详细情况。”

姑娘领着我穿过一条小走廊，来到一个极其窄小的房间，这可能就是她的办公室。

“我叫马克·斯宾塞，”当她关门时我对她说，“我希望不会过多地打扰你。”

她好奇地打量着我，她可能从来没有看见过侦探哩。

“你想知道些什么？”她问道。

“沃尔夫先生给我的上司福斯伯格上校写了封信，附上一张支票，委托他办件事，可没有说明情况，于是我立刻赶来了。所以我首先要了解一下这是件什么事？”

“大约一个月前，”她开始用一种单调的语气低声说，“一个叫露西·麦克阿瑟的姑娘失踪了。她的父亲在一家药店工作。两天后，又一个失踪了，她是一个邮递员的女儿，父亲的名字叫丹格特。到了后一个星期，又轮到了另一个，她的名字叫乔伊·昆茨。于是，沃尔夫先生亲自去警察局长麦思那儿，看是否有办法找回这几个姑娘。当地报纸曾暗示说，我们周围有一种‘食人兽’。”

“警察局开始调查沃尔夫的行踪。他们搜索了康维尔市所有的空房，在一间屋里找到了乔伊·昆茨的一只鞋子。这就是

他的唯一的发现。直到今天，再也没有别的线索了。不管怎样，这只鞋子的发现在康维尔市引起了巨大的恐惧。所以沃尔夫先生想最好还是请一位专业人员。”

“这倒有点清楚了。”

她向我陈述时那么自如，我不免有点赞赏。

“这个埃斯林格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他是一个殡仪馆的老板，也是候选人。”

“殡仪馆的老板？”我不禁打了个寒战。

她没有回答，我很快接上了话头：

“他有可能当选为市长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想……工人们很喜欢他。”

从她的语气中，我察觉到她也同意工人的观点。

无论如何，我觉得工人们好象很难喜欢象沃尔夫这种人，但我没说出口。

“简而言之，沃尔夫认为如果他找到了这三个姑娘，那么他将在城里大得人心，他将有可能在这次竞选中获胜。”

她点头赞同。

“那么，埃斯林格呢？他对此案抱什么态度？”

“他也在着手调查。”

“谁给他办事？”我有点吃惊地问。

“康维尔也有自己的侦探，”她说，“埃斯林格先生不喜欢让外面人插手本市的事。”

沉默了一会儿，我打量着她，接着问：

“沃尔夫为什么不请当地的侦探来调查此事呢？”

她抿了抿嘴儿。

“他不太喜欢女人，一点也不信任她们。你知道，我们这儿的事务所是女人办的。”

这是第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。在这一点上，我完全同意沃尔夫的观点。我思考了一会，问她当地的警察局对他是怎么看的。

“警察局对沃尔夫和对埃斯林格一样，评价都不怎么好。警察局长麦思有他自己的候选人。”

这下，我开怀大笑起来。

“确实有点复杂，警察局长麦思希望鲁伯·斯塔克被选为市长。”

“这个斯塔克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恐怕不能给你提供更多的情况了。”她含糊地摇了摇头。“关于他，我知道得不多，仅仅知道他是个赌徒。我不希望在市政府里见到象他这样的人。”

“噢，是这么回事，”我笑着说。“对一个不了解的人你能知道这么多，已经不错了……那三位姑娘呢？你知道些什么？”

“她们失踪了，这就是我知道的一切。”

“好的，我把你刚才说的大略地重复一遍：为了找到那几个姑娘，目前有三方面不同的调查。沃尔夫和埃斯林格清楚地认识到，如果谁找到，谁就最有可能登上市长的宝座。对我个人来说，我根本不指望警察局的帮助。由于不是本地人，我最不受欢迎，而为埃斯林格工作的那个姑娘却恰恰相反，她能得到市民的支持，但警察局和她是对着干的。情况大致如此，对吗？”

她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“我觉得这儿的人似乎十分好冲动……是吗？”

“他们觉得这帮搞调查的人都是废物，一点名堂也没有弄出来。昨天晚上，一帮人冲进警察局，还砸烂了一些玻璃

窗。”

“你能说出这些人的姓名和住址吗？”

她打开抽屉，拿出一张纸。

“我想你可能需要这个。”她边说边把那张纸递给我。

我道了谢，就把那张纸放进口袋。

“我在这里将慢慢地有些熟人了。”我说着站了起来。

她突然直盯着地看着我，我十分震惊地看到她是那样仇恨我。作为一个被雇佣的人，她本应在埃斯林格手下干活，和一个象沃尔夫这样的老板在一起，我对她不应该求全责备，但我意识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。

“请问，我可以把车子停在哪儿？它用的是纽约的牌照，你们这儿好象不多。”

她强装笑脸。

“你可以把它放在房子后面的车库里，那儿有空地方。”

“能告诉我你的姓名吗？”走到门口时我问了一句。

“威尔逊。”她答道，脸绯红，好象不好意思。

“你给了我许多帮助，威尔逊小姐，但愿没有过多地打扰你。”

她没说什么，接着转向打字机。

我在“长街”路上的“东方宾馆”租了一个房间。我把行李放在那里，便开始了工作。我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到麦克阿瑟家去。

我上楼，闻到一股从厨房里飘出来的刺鼻的油烟味。

我敲了一下门。一个小个子男人给我开了门。

“你找谁？”他透过眼镜打量着我。

“我找麦克阿瑟先生。”

“我就是。”

我觉得他对有人称他为“先生”感到受宠若惊。他这种人好象下贱惯了，似乎天生比别人低一等。

“我是为你女儿的事来的。”我边说边仔细观察他。

他既显得害怕，又流露出兴奋的表情。

“是……是，有人找到她了吗？”他急不可待，但又有所克制地问。

“还没有。”

我向前迈了一步。

“我想和你谈谈。”

他那失望的样子真叫人可怜。他闪身让我进屋。

麦克阿瑟站在桌边，以询问的目光看着我。

“请问，你是受谁的委托？”

我取出了我的身份证，没等他看清，我又放进了口袋。

“我想搞清楚你女儿失踪的秘密，请帮助我，我保证为你找到她。”

“是的，当然啰，”他激动地说，“你想知道些什么呢？已经有许多人来打听情况。”他搓弄着双手说，“可真的，到现在连一点消息都没有。”

我坐在桌角。

“你认为她会出什么事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她是否和家里闹别扭了？嗯……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是否认为她是逃走的……或类似这样的事？”

他痛苦地摇摇头。

“她是个好姑娘，又有个很好的工作，她对此是满意的。”

“你是否相信附近有‘食人兽’这种无稽之谈呢？”

他突然坐下，双手抱着头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看来他不会提供更多的帮助了。

“你知道有一些人将利用这事在这次竞选中获得更多的选票？”我尽可能耐心地说，“你是否认为有人给了这三个姑娘钱，让她们藏起来呢？嗯……我的意思是说……你是否认为你的女儿接受了类似的安排？”

“她不会这么做的。”他慢慢地说。“告诉我，先生……她没有死……是吗？你不认为她已经死了？”

我想这是可能的，但是我没有说出来。还没等我开口，门猛地一下被推开了。一个胖女人站在门口，头发灰白，两眼通红，布满了血丝。

“这是谁？汤姆？”她边问边走近他。

麦克阿瑟看来很为难，极不自在。

“他是为露西的事来的。”

她的双唇紧闭，毫不客气地看着我。

“你是沃尔夫雇来的吗？”

她怒不可遏地转向麦克阿瑟。

“真蠢！你为什么让他进来？他是沃尔夫的密探。”

麦克阿瑟用乞求的眼光看着她。

“他可以帮助我们，”他央求地解释。“玛丽，为了找到她，我们不能放过任何机会。”

她向大门跨了一步，一下把门打开。

“喂……快滚！快滚！”

我做了个拒绝的手势。

“听我说，麦克阿瑟太太，你不明白这里的道理。”我和

颜悦色地说。“插手这件事的人越多，事情就越好办。你想找到你的女儿，而我认为我可以帮助你，这又不花你一分钱。”

“他说得对，玛丽，”麦克阿瑟急切地说。“这位先生可以无偿地帮助我们。”

“我永远也不会接受象沃尔夫这种坏蛋的任何帮助。”她猛地把门关上，出去了。

“你最好还是离开这儿，她肯定去找她的弟弟了。”

“别急，她为什么这样讨厌沃尔夫呢？”我一动不动地问。

“绝大多数人都讨厌他，至少是那些给他干过活的人。”麦克阿瑟说，两眼不停地瞧着门口。

这个女人很快就回来了。身后跟了个四十来岁的大块头男人，一副自以为是、信心十足的样子。

“就是这位先生吗？”他问麦克阿瑟太太。

“对。”

他朝我走来。

“你马上离开这里，希望你不要再来！”他边说边紧紧抓住我的衬衣。“不需要象你这样的家伙来审讯我们。”

我抓住那只伸过来的手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拧到他的背后。

这个大块头象木偶一样跪倒在地，发出痛苦的呻吟。

“你这家伙真不堪一击。好啦，我们不要再闹了。”说着，我扶他站了起来。

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不停地呻吟着，摆动着疼痛的手。

我向门外走去。

“你们太犹豫不决了，难道没有看到宝贵的时间正从你们身边流逝吗？得到你们的帮助，我就能找到你们的女儿，她失

踪四个月了，可至今一点消息也没有……这也难怪，假如你们有信心的话，是不会从中作梗的。对我个人来说，倒也无所谓。如果不找你们的女儿，还可以找到另外两个。那时，将只剩下你们的女儿一个人了……望你们三思。我住在‘东方宾馆’，有事随时可以来找我。”

我并没有站在那儿观察我这番话的效果，说完，便随手冷静地带上门，离开了房间。

《康维尔报》社设在一幢破旧大楼的五层楼上。

楼梯又小又暗，脏得令人作呕，有一股难闻的汗味和烟味。

我在走廊里徘徊了一会儿，走到一个灰暗的玻璃门前停下，上面印了几个斑斑点点的黑字：“康维尔市报”。

我打开门，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，一个女人坐在窗边，无动于衷地转过头。她又高又瘦，活象一个爱争吵的老修女。

“请问主任在吗？”我边问边摘下帽子，蓬场作戏，装出认识她很高兴的样子，尽管她对我没有丝毫表示。

“有什么事？”从她的语气里，我猜测主任不太喜欢接待更多的来访者。

“我是斯宾塞，既不是来推销也不是来无聊地占用他的时间的，我有事找他。”

她打开一扇门，随手又把门关上。

我靠在墙上，点了支烟。作为主任的办公室，这简直小得可怜。

“狄克逊先生可以给你几分钟的时间。”

我朝那个女子微笑着，穿过房间，径直向里边走去。

“你是斯宾塞先生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请坐，斯宾塞先生。”他指着一张椅子说。手又小又胖，毛茸茸的。

“很有幸在敝市见到你。”他停了一会儿，专心致志地看着我。

“我想你是以来访者的身份到这儿来的，是吗？”

“多少有点，”说着，我朝他的座位挪了挪。“在说明来意之前，我想向你提个小小的问题。”

“请吧。”他笑着说。

“你是否关心过谁将会被选为市长？”

没料到会是这样的问题，他闭上小眼睛，艰难地扭动着身子，活象一个要生蛋的母鸡。

“你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？”

“你为什么不能坦率地回答我？”说着，我把烟灰弹在已经露出麻绳的破旧的地毯上。

“当然啰……，”他谨慎地说。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从来不和陌生人谈论政治，斯宾塞先生。”

“请不要把我看成一个陌生人，如果你开诚布公，我们的谈话会很有趣的。”

他又想了一下，突然笑了起来，这笑声里混杂着粗野、恐怖和阴险。

“你不是一个一般的人，斯宾塞先生。事实上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不愿意回答你的问题。在沃尔夫和斯塔克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差别，总的来说，埃斯林格可能性比较大，但说实话，我才不管他是谁呢？你知道，在这次竞选中，我最好还是不偏不倚，不袒护任何一方。”

“这当然最好不过啰，”说着，我拿出了身份证，递给了他。

“很有趣！”说着，他又用手去掏耳朵。“你进屋时，我就猜想你是纽约来的侦探。”

“我想你能够帮助我。”我边说边收回身份证。

“我可以……是的……当然啰。”他用手反复敲打着斑斑点点的墨水板。“连我自己也搞糊涂了，为什么要这样，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帮助过任何人，斯宾塞先生。”

我笑了。

“也许是他们不需要你的帮助。我想知道这个城市的大概内幕，对有价值的情报，我是不会吝啬的。”

他闭上小眼睛。一霎那间，我看见他两眼掠过一道贪婪的亮光。

“这倒蛮有趣的，我在想你要了解些什么。”他低声说。

“听说警察局长麦思希望鲁伯·斯塔克被选为市长，你知道为什么？”

他把手指塞进鼻孔，又若有所思地拿出来。

“我想谈谈大家对这件事的看法，但不是我个人的意见。”

“说吧。”我知道实际上还是他个人的意见。

“你知道，”说着，他两只狡黠的眼睛一眨一眨的，丝毫不露真情。“康维尔市最严重的问题在于近二十年来，所有的市长当选时都打着加强道德观念这么一块招牌，直到现在，他们依旧奉行这个方针。但这样下去，货币的周转就会停滞。斯宾塞先生，要使一个城市繁荣起来，就必须通过某种方式鼓励大家消费，而不幸的是这种鼓励措施却大受怀疑。”

“二十年前，这里有四个大赌场，一个跑马厅，两家极漂亮的夜总会，甚至还有组织起来的妓院。人们在那儿尽情欢乐，挥霍花钱。那时，康维尔市繁荣、兴旺。其后都被关闭了。”